采風 Feature 副刊
責任編輯：張旭婕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不可思議

翠袖乾坤 文潔華

難忘月前颶風桑迪襲擊美國東部時的一個場面，紐約市地鐵關閉，汽油供應短缺，當局強制開車人數。曼克頓區以南停電，市面癱瘓。我當時就在「時代廣場」附近一所酒店，四周行人稀少，酒店清潔工作停止，理由是人手不足。我本來還在靠通訊聯繫，一天早上連上網工具也發生了故障，據說搶修的地點有危險，沒有人可以前往。

馬路上行人神色不安，不少人高舉手機在探測無線上網。有趣的是經常提供WIFI的咖啡店，即使關上門，人們還是倚着外牆，希望可以連接上線。看着那絕望浮躁的表情，心裡當然知道當代人的生活處境是愈來愈條件性了，真擔心我們獨立生活的能力。那些本來可以在較原始的環境生存的人，現在也習染了依賴，慣見手機熒幕不見人。

因此，當廿來歲的伙子告訴我，他的儕群愛看的暢銷書竟然是《Life of PI》的時候，便想出了個所以來。少年PI流落在波濤洶湧的大海，他伴着的救生艇沒有任何通訊科技，只有罐頭和一隻兇猛的孟加拉虎。在叫天不應叫地不聞的絕望境況裡，一切生存條件只能還原為一些模糊的記憶以及渺茫的希望。這些對當下上線一代來說是難以想像的，正如他們失掉了通訊工具便會產生怖慄一樣。

PI的遭遇碰觸了他們最脆弱可怕的處境吧？如此地「零的化約」簡直不可思議，小說因而是極度詩意和理想化了。諷刺的是，這種不可思議的原始絕境，竟然在影音科技下作極至的呈現。

煤氣爐具的煩惱

古今談 范舉

最近，買了一個二手住宅單位，上一手業主留下了一個浴室用的熱水爐，一個煮飯用的雙頭煮食爐具，原來，都不能使用。詢問之下，老年的業主說，更換一個浴室用的熱水爐，要七千多元；更換一個雙頭煮食爐具，要四千多元。煤氣公司據說有煤氣用具的維修服務，但是，當年開放爐具市場，煤氣公司客戶可以自由地選擇不同牌子的爐具。到了最近幾年，煤氣公司大力發展自己的爐具市場，利用了不少的理由，說這個爐具已經有損壞了，沒有零件配備，沒有可能進行修理，你不如到煤氣公司陳列中心物色一個新的爐具，推廣期間還有三百元的禮品現金券贈送。老年的業主，看到了價目表，大吃一驚，兩個爐具，要再投資一萬多元。他們已經退休，沒有收入，索性改用石油氣煮飯。因為石油氣煮飯爐具沒有生意的壟斷，價格便宜。從此之後，老年業主就再沒有用熱水沖涼了。

我不想使用石油氣煮飯爐具，只在煤氣公司購買了一個七千元的浴室熱水爐，並且詢問有一個非常堅固可靠的煤氣雙頭煮食爐具，僅僅是打火的部分零件壞了，能否進行修理？煤氣公司對每一個用戶家庭的爐具都進行了登記，只要用戶說出自己的地址，電腦立即顯示出來，職員說：「對不起，這不是本公司的產品，我們不會負責修理。」我說：「這個爐具非常結實，用了三四年，僅僅是打火的零件有損壞罷了，這樣就扔了，實在不環保。還是請你們上門看一看。」職員說：「我們可以上來為你檢查，不過，要收取一百九十元的檢查費用，然後轉介給予代理進行跟進，他們可能沒有零件。結果，你的爐具還是沒有辦法使用，你不如購買煤氣公司的爐具。」我說：「請你們把代理公司的號碼告訴我。」職員說：「很抱歉，我們根本就沒有這些資料，不能為你提供電話號碼。」我聽明白了，凡是非煤氣公司的爐具，他們就進行抵制和杯葛，讓客戶覺得麻煩，甚至覺得別的公司的產品問題多多。

於是，我通過網上搜查，找到了鯽魚涌代理爐具的公司，他們的產品比煤氣公司便宜了一半。然後，我把爐具拿到了這間公司的門市部維修，只收取打火機的零件費用五十元。結果，我節省了四千多元購買新爐具的費用。看來，香港的小公司，很有服務用戶的精神，傾向於薄利多銷。如果香港的公共服務業，連有關用具的生意也壟斷起來，就會走上暴利的道路。以前的電話公司，壟斷了電話機的供應，價格昂貴，開放之後，電話機非常便宜。現在煤氣爐具的昂貴，說明了沒有競爭，吃虧的就是客戶。

文章教爾曹

琴台客聚 葉輝

馬來西亞有一家華文出版社，名叫「青城文化」，主事人何慕傑乃愛讀書而滿有文化理想的生意人，近年我三度訪馬，都由他一手策劃。話說此君為當地華文學子編了一本書，叫做《文章》，書名非常簡潔，似乎不大有生意眼，在我看來，倒是饒有深意。

《文章》選輯了陶傑、馬家輝、楊照、梁文道和我的散文，五位作者俱因何慕傑引介而與馬來西亞讀者結緣，書名真的饒有深意，首先讓我想起半世紀前的語文啟蒙教育，那時的小學生都要背誦北宋學者汪洙編選的《神童詩》：「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少小須勤學，文章可立身。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很多年後，他們長大了，才明白「文章教爾曹」的意思——「爾曹」就是「你們」，文章會講話，文章有教化，都是說給「你們」聽。

文章會講話，聽得多了，也嘗試去寫了，那才明白「學問勤中得，螢窗萬卷書。三冬今足用，誰笑腹空虛」；文章有教化，目染久矣，耳濡久矣，那才明白「自小多才學，平生志氣高。別人懷寶劍，我有筆如刀」，那才明白「文章可立身」，因為文章既可「順讀」，也可「逆讀」，順逆交錯，才不會一頭栽進「功名」的陷阱，才不會迷信於「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陸游有一首詩，也叫《文章》，當中也有文章講話，也有文章教化：「文章如弈棋，分量固有極。學不盡其才，識者為太息。古來名世士，亦或墮此域。至今讀其文，曷嘗不追惜。士生千載後，夙慕當自力。如其不能然，歸哉事耕織。」如果不欲「墮此域」，那就不如「歸哉事耕織」——擺脫枷鎖，我復悠然。

要是明的了，倒不妨有此一問：「文章」到底是什麼？查「文章」一詞原指禮樂制度，《禮記．大傳》說得很清楚：「考文章，改正朔。」鄭玄註曰：「文章，禮法也。」禮樂是耳聞，轉義為目染，乃指錯雜斑斕的色彩或花紋，《墨子．非樂上》說：「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樂者，非以大鐘鳴鼓琴瑟竽笙之聲以為不樂也；非以刻鏤華文章之色以為不美也。」《後漢書．張衡傳》說：「文章煥以粲爛兮，美紛紜以從風。」

「文章」既是禮樂制度，也是斑斕花紋，一再轉義，便衍生了多重涵義，此如《左傳．隱公五年》說：「昭文章，明貴賤。」「昭」是展示，「明」是區別，那是說，春秋時代的車服旌旗添加彩飾（文章），以區別尊卑貴賤。

「文章」在漢代乃「文字」的別稱，漢人崔瑗《草書勢》說：「書契之興，始自頡皇，寫彼鳥跡，以定文章。」又從「文字」轉義為獨立成篇的「文辭」，那就是今人所說的「文章」或「文學」，《史記．儒林列傳序》說：「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魯迅《漢文學史綱要》第一篇開宗朋義：「則確然以文章之事，當具辭義，且有華飾，如文綉矣……然後來不用，但書文章，今通稱文學。」

「文章」一詞有若曲折的長河，當中隱含不斷轉義、不斷變奏的多重內涵，一本散文選集叫做《文章》，誰曰不宜？

旅遊身外物

百家廊 朵拉

1.旅行箱裡的廢物

自從有了廉價航空，人人隨時都可以飛以後，年輕一代的旅行者，一個小背包就輕便出遊十天八日。其中一個理由是廉價航空提供的機票價格，只允許手提一個不超過7公斤的行李箱上機艙，超重就得額外付費。平時習慣節儉消費的老人為的是省錢，不在乎花錢的年輕人卻為省時省力，托運行李，待出了機艙還得去等待行李出艙。

旅遊路上遇到拖拉着超大行李箱的遊客，可以確定必是初旅者，通常是女性。20多年前旅遊時曾經和一個來自印尼雅加達的華裔婦女同房，我以為我的行李箱已經夠大的，沒想到她的硬殼箱型行李箱大過我的三倍以上，另外還有手提小皮箱兩件，那大型行李箱一打開，高低跟鞋子總共五雙，彩色繽紛的衣服褲子無數件，還有配搭打扮的各類首飾等等，我張嘴結舌，目瞪口呆。從來不知道，旅遊也需要如此盛裝配備。

旅行的哲學必須經過歲月的加深才終於有所領會。初次出旅，回憶起來可笑之極，竟然準備了每天晚上都要換一套的睡衣，結果單是睡覺的衣服，七天準備了六套。一般人日日換衣並不稀奇，比較講究的是每一次洗澡都得換一套，一天洗兩回澡，就得換兩套乾淨衣物，這是理想主義的旅遊團，可惜理想主義多數為夢幻中人，睡夢中可以幻想，生活中難以實現。出門在外，清早離開酒店，到了深夜仍在路上行走未歸的旅人多得很。

一次一次積累起來的旅遊經驗，讓人把多餘之物從沉重的行李箱一點一點拿出來。開始曾經攜帶三雙鞋子，改為兩雙，如今僅要一雙好鞋穿在腳上，也就如此這般度過一個星期或十天。是旅遊，不是開會，並非晚宴，鞋子重要是好穿好走，多帶一雙，給自己的行李箱減少空間，給自己的包袱添加一份重量。女性對外表的過於重視為自己加重負擔。在路上行旅，誰注意看你穿了什麼樣的鞋子？

除了你自己。

有人去旅遊，卻還期盼，或說幻想，到了每一個陌生地，都擁有賓至如歸彷彿住在家裡一樣舒服和方便的感覺。於是將平日所需全部隨身帶着走。一回從檳城飛到吉隆坡轉到北京再走到內蒙，交通工具從小車、飛機、火車、巴士、麵包車不停更替，酒店頻密轉換，一地只宿一個晚上，時常是抵達時已深夜，隔天黎明天未大亮便得離店，有三個清晨，打包早餐在車上邊走邊吃。那一次的旅遊，風景如畫令人難忘，人情深厚令人難忘，最難忘的還是帶着一個衣櫃在路上。每天深夜入住酒店後在房間整理行李箱，明知人生沒有後悔藥，卻每個晚上重複一次的後悔莫及。頭腦不比他人聰明，智慧亦不比人高，卻在回來以後頓悟：如果在旅遊中途，只用一次或極少用上的東西，全部不需要攜帶。

一心認定有備無患，什麼都帶着，等到在路上真正需要時，備用之物恰恰不在手提的皮包裡，而是收在大行李箱。那個大的行李箱在這個時候，擱於旅遊巴士底下。過後重新思考，到底什麼叫做絕對需要的物品？答案是護照、信用卡和現款，至於其他，已經是國際村的時代，無論什麼東西，路上應該都找得到。

外出旅遊，帶得越少越好，幾十年來的旅遊體悟。非不可的東西，才帶着走。資深旅遊者都知道，提着包袱走路的痛苦，是重量隨着時間愈來愈長而愈來愈沉。近年來輕裝上路，益發簡便，讓自己更純粹地享受旅遊的樂趣。

2.旅遊紀念品

到朋友家，一牆一地五個紀念品櫃全是旅遊紀念品，這是季軍。亞軍人物家裡，整個客廳廚房皆是，兩面高大的牆從客廳到廚房裝修成紀念品專櫃，參觀時足以稱得上眼花繚亂。衛冕冠軍的朋友，客廳房間廚房飯廳之外，家裡還有兩個房間不是睡覺用途，專門打造來收藏旅遊紀念品。小的小到一顆翡翠玉石，篆刻圖章的石頭，茶壺茶杯，貝殼海螺等，大的，是整套酸枝木傢俬，其他還有圖畫、書法、陶瓷、洋娃娃，以及比人還高的各色水晶、木雕、銅塑等等。

眼神顯示驚愕的人不敢隨意批評。為了要紀念旅遊去過的地方，所以就帶回旅遊紀念品。一種多情的表現。在社會上交朋友，遇到多情人好過走進了無情谷呀。倘若把旅遊不購紀念品的人看成無情也不是真知灼見，因為我就是那個不喜購紀念品的人。

讀過英文諺語「好奇心殺死貓」，但是到了陌生地，對任何人事物仍充滿好奇，喜歡東張西望，遠觀近看。對品嚐新鮮食物雖存在着戒心，不過，只要外表不太怪異或不是血淋淋生肉生魚生蠔之類的未煮熟食物，也並不排斥，還有，有人固然把我歸類為容易被說服、缺乏自己主觀意見的人物，但是，對於購物，據說不喜歡購物的就不是女人這句話卻沒有改變我的力量。那些所謂的旅遊紀念品，多是觀賞物，或擺設品，更加沒有機會走進我的心。

大部分人看作家或畫家，一致公認藝術家乃浪漫人士。女兒的幾個同學曾經好奇地想來參觀我們的房子，她們用一副艷羨的表情和口吻想像「作家/畫家之家，窗簾應該是紫色的吧？每當有風吹來，那薄紗就飄飄欲飛，然後作家/畫家就在紫薄紗窗邊寫文章/ 畫圖畫。」幻想和現實往往有很長的一段距離這句俗語，在這裡正好適當地派上用場。一個沒有本領把居住的地方佈置成浪漫之家的作家，面對購物這回事，正好顯示了她的本來面目，完全是個寫實派的實用主義者。

收拾行李箱，參考很多資深旅遊者的意見，甚至不在意難看，把那穿舊了不想要的T恤當睡衣，穿過後一路上一件件扔掉，享受行李負擔減輕的快樂。購物增加行李重量，正好是相反的衝突行為。

為了旅遊紀念品，拖一個背一個提一個抱一個，腳步顛躓，缺乏瀟灑姿態，拚命了一生，想要讓人看見的就是一種舉重若輕的氣定神閒悠逸氣度，怎麼可以在旅遊的時候，露出一幅蹣跚腳步，貪愛姿勢呢？

旅遊觀光時，將旖旎的異國風光收藏腦海，把一切民俗風情儲存記憶，不佔地方不佔空間，這份領悟，其實就是最佳的旅遊紀念品。

■人在旅途。 網上圖片

拒老父見孫子

生活語絲 吳康民

內地正在提倡新「二十四孝」，引起網民熱議的時候，又一樁兒子嫌親父寒酸而不讓進家門的鬧劇上演。

事情出在南京這個大城市，這對父子姓張。張老漢有三個兒女，住在南京的是他的幼子。張老漢在湖北務農，全家辛辛苦苦供養幼子上學，小張在南京大學畢業後留在當地結婚生子。

張老漢知道有了孫子，千里迢迢挑着一擔行李前來探望。但兒子不讓他進入家門，原因是嫌他老土，衣着邋遢，怕被老婆看不起，竟要求警員把他送回家。

這類不認親的故事不斷在內地社會上演。過去我曾介紹過四川某女學生在校門前不認親的真實故事。其實這種嫌貧不認親的故事早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便已出現，著名作家張天翼在他的短篇小說《包氏父子》中，塑造了不認親的包氏子這個典型。同時，朱自清的《背影》，所以能流傳七八十年，成為描寫父子情的經典，也就是在當年社會轉型中對這類「包氏子」的鞭撻。

「望子成龍」，是千秋萬代的父母親對子女的期盼，但子女們是否都能對這種親情有所回饋呢？這卻不能一概而論，有的兒女也顯得十分孝順。以本港來說，不少豪門都是三四代同堂，和睦相處，當然又有頗多的家庭爭產的新聞出現，不過這是兄弟鬩牆，而不是父子對簿公堂。

回說前述的張老漢，並不是想來依靠兒子過活，而是盼望看看孫兒。當祖父的，愛護孫兒，何況仍未見過。兒子不理解老父的心事，拒之門外，極大地傷了老父的心。

這位張老漢老淚縱橫，當街下跪，向路人哭訴全家人辛辛苦苦供幼子讀大學，卻不想換來如此結局。他已完全絕望，現在只想回去老家，不想再見這位逆子。

為人父親、更為人祖父的，對此不能不一掬同情之淚！

戲劇先鋒

演藝蝶影 小蝶

我一直視Sister Joanna陳尹瑩博士為先鋒人物，她所走過的戲劇之路都是有開天闢地之氣度。上世紀七十年代，當世上仍有不少文盲和大部分人從未離開出世地半步時，她已經在香港、菲律賓和美國唸了多個學位，包括數學、神學、戲劇和教育，是文理哲皆精的學者。七零年，她在紐約創立四海劇團，在美國推動華人戲劇作品。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她來港任官辦劇團藝術總監，提升演員內涵和形象。她撰寫了多個敢於直面當時政治和社會環境的原創劇，將劇團與社會緊扣起來之餘，亦推動本土原創劇的發展，是香港劇壇的開墾大將。八九年，她帶領劇團首次衝出亞洲，在北美洲三市巡迴演出其作品《花近高樓》。此劇被《華爾街日報》譽為「震撼時代的作品」，亦被列入中國戲劇百年歷史上最重要的二十二個劇本之一。

Sister Joanna返回紐約後，於九二年創立長江劇團，至今仍擔任藝術總監，導演和撰寫劇本無數。紐約政府為表揚她的藝術成就，將九三年七月九日訂為「陳尹瑩日」，同年更將她列為美國三十五位華裔文化先驅之一。今年五月，她導演的《灰闌記》通過包拯審案的故事將絕跡舞台半世紀的男花旦行當介紹給美國觀眾。她在美國還有一項令人意想不到的創舉：她花了數年時間走進紐約州北的重犯監獄，為重犯和死囚主持「通過藝術重新做人」的戲劇工作坊，教授他們演戲和為他們導演《汽車服務》一劇，贏得一眾囚犯的尊重和愛戴。

去年，她在香港導演其作品《中國皇后號》，將二百多年前中、美兩國首次接觸和開展關係的歷史時刻搬上舞台，對於中美正是今天世界兩大國家的此時此刻實別具蘊涵，亦足見其視野。難怪她在九四年已經成為首名獲中文大學頒贈「傑出校友」殊榮的華人，這位戲劇先鋒所得到的多個榮銜都是實至名歸的。

路過澳門

此山中 鄧達智

過去有空便到澳門享受悠閒，我指的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中至九十年代中那些仍然寧靜的歲月。繁華吵鬧的香港總難叫人好好坐下來，讓心腦靜下來。自倫敦回歸故里，好長一段時間仍未能全數歸還，出門十年便需用上起碼十年從頭再來。無論散步在沿海南灣西灣，望海路環村小廣場邊的石堤，氹仔教堂小山還是大三巴背後的老街，又或峰景，聖地牙哥還是路環望海Posada等古樸安靜旅館的居停，總有一番香港少有的歐洲味兒的寧馨。

歷史沒有停下來，時間巨輪只有往前滾的份兒，人，還是有他選擇回望的自由。北京城牆沒有了，江南的水鄉旅遊化了，香港的海港愈來愈窄，上海上世紀初餘香在今天不斷的繁華中消散，我深深認識的老澳門街在世界新賭都的沸沸揚揚急速推動中也往昔不與共。

今天，走在白鴿巢公園旁東方基金會東印度公司的基督教墳場，細唸二百多年前去世，三十歲、二十歲甚至十多歲的年輕人墓碑，是那些離鄉別井的船員吧，還好在陸地死亡，得下土為安，如若去於海中間？超渡以水以游魚。那時年，仍未有英國人在澳門東面小島立港，西方人在中國海岸生可自由行走，死可循自家宗教，猶太、天主、基督、回教？都可得泥下幾呎藏身，又然一身還是有朋悼念都不重要了，白雲蒼狗，他朝君體也相同，你唸過這段文字吧！

然後鑽進新葡京頂層，瑰麗不似人間生活米芝蓮三星的Robuchon。又或新開舊葡京的正宗葡萄牙Fusion名店Guincho A Galera（中文名易記，就叫「葡國餐廳」），享受口舌味蕾浮華感受。無謂用任何角度批判何種水平的生活享受，各自有因由。我也不再努力比較澳門得失新與舊，都會過，人、事、物皆有定數，有歡喜的時刻，那天便好過！